

時報

汎太平洋學生會議專號

第九
第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特價期限：廿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截止】**青年叢書**

空前大特價 青年知識庫

本書局前計劃於民廿三至民廿五之三年內，出版青年叢書五十種，內分社會，兩性，宗教，修養等四類。又計劃出版社會問題小叢書二十種，宗教問題小叢書二十種，及基督教與中國改造叢刊十種。各書內容，均力求充實，取材均為各該部門最新類的著述。計自出版以來，一切進行頗感順利，預定於本年內即可完成。茲為推廣文化起見，特發售空前大特價一次，以答愛讀諸君之雅意。

全套五十種（五十冊）

原價三十二元

已出四十種（四十冊）
將出十種（十冊）

定價廿五元七角
原價計六元三角

預購全套五十種

特價僅收十五元（寄費九角）

另贈一中國歷代名人傳略兩集
艾迪叢書六種

（定價一元八角）
（定價一元四角）

預購將出十種

特價僅收三元（寄費一角半）

（凡學生預購再照特價九扣）

社會問題小叢書

全套二十冊

原價壹元

特價六角（寄費五分）

宗教問題小叢書

全套二十冊

原價壹元二角五分

特價七角五分（寄費五分）

基督教與中國改造叢

全套十冊

原價壹元一角五分

特價六角九分（寄費五分）

三套合購僅收壹元七角（另贈小叢刊三種）

（小叢書硬面紙套 每套只售洋一角）

▲詳細書目▼

▲函索即寄▼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一爲而合』



世界基督教
學生同盟執
行委員會全
體攝影

消息月刊

第九卷第九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汎太平洋基督教學生會議專號

基督徒學生對於社會的責任

江文漢

(二)

關於汎太平洋學生會議

江文漢

(一五)

大會經過紀略

高季容

(一九)

各討論組討論內容

江文漢

(二三)

我們的印象

劉良模

(三二)

寫於汎太平洋學生會議後

檀仁梅

(三七)

「不同」與「共同」

張紹桂

(四三)

雜感四則

黃秀璣

(四六)

會後歸來

寶學謙

(五二)

中國代表團在會議中的報告

(五七)

論 壇

(本欄文責由作者自負)

基督徒學生對於社會的責任

江文漢

本文係江君在此次汎太平洋學生會議中演講詞；由

姚賢慧女士就英文原稿中譯出。——編者

我們今番要討論基督徒學生對於社會的責任，這實在是件富有意義的事實。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開始組織的時候是一種向現代的世界傳佈福音的運動。當時的注重點是領學生皈依基督。現在，在學生當中，我們又有一種新的佈道運動。但是，它的不僅是要得着靈性生活的克服，因為靈性生活的克服是抽象的，而是要得到整個生活的克服，這是包括智力、政治以及社會各方面的。「學生佈道的目的應該是使學生在他們大學生活的具體的、實際的情形之中認識基督。」（見“Student Evangelism”第八頁）這樣，我們的注重點已顯明的從靈性生活轉移到社會責任，從拯救個人的靈魂轉移到人類生活整個的改造。

個人福音和社會福音之間的擴大着的爭辯，也可以證明社會問題的挑戰性，日加嚴重。凡是比較有覺悟的基督徒，都在担心起來。可是這種爭辯未免也是言過其實，因為靈性生活與社會責任是有密切關係的。靈性生活不能空空洞洞的存在，它必定要受環境勢力的影響。我們漸漸的認識了靈性生活的培養是不能同我們的社會工作脫離關係的，同時要担任社會工作，也必須要有一個深刻的個人宗教。宗教不是滿足個人良心的私事。我們一定要把它當做維持社會生活的組織原則。當整個的社會制度還是不合乎宗教的原則上的時候，個人的生活無論怎樣的宗教化都是不夠的。可惜我們的宗教理想脫離社會的事實太遠，以致它有許多幻想和虛偽的弱點。因此，我們一定要使基督教的效力擴充到與生活一樣廣大。換句話說，我們的工作不是要推進社會福音，或是個人福音，而是要把整個的福音介紹給整個的學生。

我們今日所以這樣敏銳的感覺到我們對於社會的責任，大概有兩個較重要的原因。第一，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全世界空前的危機裏面，這個危機暴露了基督教的軟弱無能。自從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以來，我們對於整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起了懷疑。人們在談論着「時代的末日」(The End of an Era)失業的嚴重，生產的過剩，勞工的不安，關稅壁壘的加高和經濟布魯克的成立，獨裁的勃興，殖民地和市場的再分割，軍備的競爭，國際聯盟對於調解國

際糾紛的失敗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威脅，都使我們看見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不適當，不合理和不公平。我們再不能夠把這個社會制度看爲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也再不能夠任它苟延，因爲它是影響我們的生存的各方面。基督教對於這個局面，是毫沒有應付的準備。基督教既是在現有的制度裏面培養出來，它對於現有制度的缺陷就看不見，並且還好像甘心看不見一樣。因此，現有社會制度的缺陷的暴露，也正是基督教軟弱無能的暴露。這個根本的問題是由於傳統的基督教太把現有的社會制度看做是理所必然，所以就沒有站在倫理和靈性的立場來給它挑戰。它的重要工作，一向是着重在靈性生活的培養，因爲它以爲每個個人靈性生活得到培養以後，社會制度就自然會得到改造的。這種觀念我們現在漸漸的認爲是宗教中的最大的幻想。

第二種原因是由乎各種帶有統治性的信仰，如法西斯蒂和共產主義，在向我們不斷的挑戰。因此襯映出基督教對於現代生活是漠不相關的。當我們指斥法西斯蒂和共產主義是帶有統治性的時候，實際上豈不就是表示我們一般的基督徒太不會受到宗教信仰的統治麼？我們應該了解基督教在許多國內所受的優容，比它在蘇聯所受的公開反對還要成爲問題。在法西斯蒂的國家裏，宗教是漸漸的向政權的淫威屈服。人民整個的生活都要受國家的統治，國家就

是人類行動的最終目標。只要宗教願意受國家的利用，國家就可以加以優容。換句話說，國家是絕對的，宗教却被放在一個相對的地位。國家在代替宗教佔有人類的靈魂，並在節制個人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可是法西斯蒂的統治政策與侵略政策，都是和基督教的真精神根本不能容洽的。至於共產主義，則因蘇聯社會主義試驗已經給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暴露出不少內在的矛盾。凡是比較有思想的基督徒和基督教團體大都看出資本制度裏生產的沒有計劃，財富分配的不平均，以及國家階級性的罪惡，同時也看出這個專以謀利為動機，以自由競爭為方法的個人主義的經濟制度，遲早是被消滅的。蘇聯現在對於我們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是一個活而有力的挑戰。它是社會史中的一個新分界，我們再不能把它當作一種短時期的現象，或是一種空泛的挑戰。蘇俄的共產黨員看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并且公開的自認是英勇的無神主義者。從共產主義的精神和功用看來，它本身就是一種宗教，因為它給人類一種與宗教對立的得救方法。

我們感覺到社會責任的意識以後，便同時也感覺到基督教對於現代生活的軟弱無能和漠不相關。讓我們大家虛心的來看一看我們宗教的毛病在那裏。外面對於基督教的一種批評，就是說它過於空洞。說它專門在意念與理想中兜圈子。而這些意念與理想又常常是不和現實生活發生關係。它只論到一般抽象的原理，而避免去應付人生中各種基本的需要。還有一種我

們已經略爲提過了普通的批評，便是基督教對於社會問題沒有積極的貢獻，它主要的任務只是講求個人靈魂的得救，而每每對於人們高尚的社會理想加以束縛。它只知高築教會自衛的圍牆，而忘了真正獲得生命的方法是要喪去生命。對於基督教還有一種批評是說它只知維持現狀。它向國家的政權屈服，它和資本主義勾結，它不再和被壓迫的羣衆站在一條線上。在西方，基督教成了尊貴的符號，在東方的宣教區域內它成了安全的標記。這樣基督教已經被人批評爲一種空洞的，個人主義的，並且在現狀之下自安自得的宗教。在社會問題上，人家批評我們是唯心派或改良派，不從整個的根本改造上用思想。但是我們假如回到耶穌的宗教上去，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些批評都是沒有根據的。耶穌的福音乃是一種實際的，社會的，革命的福音。我們今日之所以有這樣的混亂和困難，大部份是因爲我們自己對於宗教信仰的基礎還沒有澈底的認識和明瞭。約翰墨穆理（John Mac Murray）說，我們今日宗教的仇敵，不是非宗教，而是假宗教，這話是很實在的。假宗教在今日實在非常的佔勢力，除非我們肯給這種假宗教一個直截了當的否定，真正的宗教是不會起來的。

據我看來，基督徒學生有三種主要的社會責任。第一種責任是要正視世界。有許多奮興會和傳道會都是領導學生逃避世界的。這正可以表示傳統的宗教對於社會所抱的消極的和失

敗的態度。但是真正的宗教不是「逃避」，也不是虔誠信教的個人的安適的退修。它是直接的正視世界的問題。第一，我們要有澈底的理解來正視世界。愚昧和虔誠的志願都是不會幫助我們產生任何有效的社會行動的。對於事實澈底的認識，對於社會情形客觀的分析都是很需要的。社會既是各種活動的關係所產生的一個集體，我們便要腳踏實地，時時顧慮到社會的實際情況。單曉得我們這個社會有毛病是不够的。我們應該尋根究底，找出它的毛病在那裏，然後再決定對付的辦法。在現在的社會情形之下，我們沒有看見人欺人，強權壓迫弱小民族的事實麼？我們沒有聽見「資產階段的末日」，「革命的前夜」等等的呼聲麼？我們能够掩閉耳目，不問不問麼？我們很高興，現在各國的基督教學生運動對於時代的認識，都很提倡。一般的討論會，研究會，讀書會，使命研究委員會，座談會等等都可以幫助學生對於社會問題，有一種更深切的認識。

第二，故們要切實關心的去正視世界。同盟所出版的學生世界季刊近來有一期所用的題目是「學生發現社會」，這正表示學生一向和社會隔絕的現象已經被打破。處處的學生，都從他們的象牙之塔裏跳出來，成為社會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或是成為社會政治運動的工具。在中國，印度，埃及，敘利亞的國家裏，學生已成為愛國運動和救亡運動的領導者。在德國，意大利，和蘇

俄，學生則成爲推進各種狂熱的青年運動的工具。甚至在基督教學生的範圍裏如荷蘭學運所主辦「工作營」美國學運所主辦的「社會實驗室」印度和中國學運所主辦的「農村建設運動」都可以表現學生與普通羣衆的團結。基督的福音不是要我們和社會隔絕而是要我們和被壓迫的大衆打成一片。如果不愛人類，愛上帝便很空洞。我們普通所說的愛上帝常常是沒有和愛人類發生關聯。共產主義從我們基督教裏所抓住的一點，也正在這裏。耶穌明明白白的說：「一個人假如不能愛他看得見的弟兄，他如何能愛他不見的上帝？」他常將自己和平民聯在一塊，並且對於當局是毫不妥協的加以攻擊的。「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至十九節）在這一點上，我們是不能抱中立的態度的。耶穌不是說過，「凡是不贊成我們的，就是反對我們。」並且，單在思想和同情上去和民衆打成一片還是不夠，真正關心一班被壓迫的民衆的人，是要培養出一個顧念社會的心情並將整個的生活，實地的和民衆打成一片。

還有，我們正視世界的時候，要帶着一種熱誠的希望。希望是基督教信仰的命脈。在一個充滿了危機的時代裏，當然有許多事會使我們失望和徬徨。在中文裏 *Crisis* 這一個字是兩個字

組成的，這兩個字就是「危」和「機」。在一個真正的危機裏，必定有危險，也有機會。假如我們的信仰是深刻的，那末，我們就不會因危險而驚慌失措，反會因為它給我們的機會而快樂。共產黨的力量不僅在他們社會理論的實際化以及他們對於改造社會的熱情，也是因為這些都是建築在他們的唯物辯證哲學的基礎上的。他們深信他們的理想是一定會實現的，他們也相信，在他們的鬭爭裏，「歷史的力量」是站在他們的戰線上的。可是基督教的希望是建造在另一種的基礎上。我們相信宇宙間最終的實在是精神的、道德的，我們也相信社會的存在，是由乎這個實在的創造和維繫，它的命運也是受這個實在所指引的。這種的信心可以幫助我們發出一種熱情和膽量，使我們在失望和受逼迫的時候，依然能够站立得住。因為我們所尋求的，並不是滿足自己的願望，而是要成全上帝的意旨。

基督徒學生對於社會的第二種責任，便是向世界挑戰。在基督教史中，基督徒常常受着世界上各種勢力的挑戰。我們主要的應戰的策略便是烏合和適應。我們曾經設法使基督教適合於哲學、科學、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在各種適應的情形之下，基督教都犧牲了一部份原有的動力和特性。基督教也曾經被人利用作一種工具。法西斯蒂、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曾利用基督教來達到牠們的目的。因此有人指斥基督教只知維持這個不合理不公平的社

會現狀，不是沒有道理的。人家用它來保護自己的特權，辯護自己的世俗的理想。因此，我們首先要恢復基督教的自主性；我們不要受現有制度的箝制，而要向它不斷的挑戰。我們不要單做時代思潮的迴聲，而要恢復基督教固有的先知先覺的精神。我們基督徒的責任是要先求上帝的國和義。當我們將自己和世界打成一片的時候，我們決不可隨波逐流的溶化在這個世界裏面，因為我們雖是在這個世界裏，但我們並不屬乎這個世界。因此我們要以一種精神的道德的眼光來處置我們的社會生活。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投合於現有的制度，而是要服從上帝的旨意，使他的國早日的降臨在地上。

我們基督徒是兩個世界的公民。我們的生活是時常處於兩個世界當中的一種緊張情勢之下。我們常在神意與人意矛盾中掙扎。雖然天國與世界中間有一種活的關係，但是天國的性質却總是超然的。所以我們對於現在的制度，總是免不了要抱一種批評的態度。基督教是人類理想最高的標準，它對於世界永遠是一個挑戰。處在基督徒的地位，我們相信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並要受社會環境勢力的影響。因此，把民族、國家、階級、種族等等局部的偶像看作人類最終的威權是虛偽的。它們只是歷史上相對的東西，終久是必需放在絕對的真理之下加以評斷的。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沒有一種制度是一成不變，合於一切時代的。所以基督徒學生不必化時間

去找萬應靈膏，或是某種固定的社會制度，他們却應當在任何社會情形之下，去不斷的爲實現上帝的國掙扎。基督教對於某種特殊的問題，也許不能加以解答，可是它能鼓舞我們對於一個問題的解決加以不斷的努力。共產黨相信資產階級被推翻，普羅階級起來了以後，我們便有一個完全的社會制度，這是烏托邦的幻想。今日基督教中富有前進思想的人却看到了人類集體的和個人的罪孽，便想到天國在世界上是決不會全部實現的，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只是一種謀求生活日新以及謀求世界更近天國的不斷的努力。

除了從上帝的更高的立場上向現在的制度挑戰以外，我們也要從人格的無窮價值的立場上來向它挑戰。現代的悲劇是個人在國家、社會、階級、或經濟的制度裏，成了一種工具。這個時代是一個不重個人的集團統治時代。個人的價值是附屬在「集體人」的利益下面的。這種趨勢應該使我們基督徒的良心感到不安。基督教是看重人格的價值的。馬克斯也許以爲個人的價值是依附在社會制度的價值上面，所以在必要的時候，個人的價值可以爲了人類集體的利益而犧牲，可是耶穌教我們想到社會問題的時候，應該先要想到人，因爲是爲了人的原故，我們才要建造一個新的社會制度。馬克斯也許教我們毫不寬容的去消滅一切反動派的資產階級，但是耶穌却要我們恨罪而不要恨罪人，勸我們看見人類的無限的價值和無窮的可能。經濟制度

是爲人而存在的，人却不是爲經濟制度而存在的。馬克斯也許可以容許任何的手段，去達到一種合理的目的，但是耶穌却認爲目的和手段應該一致。因爲只有好樹才能結好果子，只有善的手段能够產生善，惡的手段是不能產生善的。馬克斯也許單看重人類經濟的安全，但是耶穌却注重人類豐富的生命，他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尼泊爾 (Reinhold Niebuhr) 說：「宗教是在一個似乎不重個人的世界裏促進人格發展的偉大勢力。」基督教在人類的革命和解放運動的歷史上所以成爲一種動力的原故正在這裏。但是我們的革命是帶有拯救性的革命。

基督徒學生的第三種社會責任就是改變世界。蘇俄的共產黨正在唱着他們在改變世界的調子。我想我們現在都已經了解社會的改變是個事實。我們若不改變世界，世界就要改變我們。基督教真正的使命不是默守不變。它不是安慰我們的麻醉劑。耶穌帶來的不是平安而是刀劍。他不但是用水替我們施洗，他也用聖靈同火。基督教既然是先知先覺的宗教，它決不是維持現狀的宗教。假如我們明白了社會改變是個事實，那末我們的問題並不是社會是不是要改變，而是它是不是要根據基督教的原則而改變。我們知道不問我們參加不參加，社會總是要改變的。可是我們參加或是不參加，這個社會改變的結果，都是對於我們有影響的。這樣我們的選擇就明顯了。我們一定要下一個積極的決心，幫助形成這個歷史運動所取的方式。我們一定要把

我們的道化爲肉體。基督教不是一個講空話的宗教，而是一個行動的宗教。天國不是默認而是奮鬥。

處在一個學生的地位，受着時間和經驗的限制，對於改革社會的準備有兩件是比較重要的。第一件是意識的改變。我們所謂改變世界，並不是要將現行的一切工作完全推翻，它所需要的是根據一個新的社會理想，在現有的工作上，加上新的內容，新的精神，和新的路向。讓我用近來中國青年會有一次的討論來做比方吧。會中討論的問題是青年會對於社會改造的政策。會中對於現在建築在謀利，自由競爭，經濟個人主義的社會制度，一致的不滿意，也一致想到社會是需要澈底的根本的加以改造。至於青年會對於社會改造的事工，會中提出了三種可能的政策。第一種政策是，我們應當繼續以建立人格爲青年會的基本貢獻，對於社會問題，不採取任何固定的立場。第二種政策是，公然的贊助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並且發動一些具體的事工以促成一個建立在真正的平等與自由的基礎上的新社會制度。第三種政策乃是上面兩個政策的妥協辦法。那就是說，我們仍舊把建立人格做青年會基本的工作，但是同時也供給一個論壇，介紹和說明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我在討論時建議了一個第四種的辦法。它不是一二兩種政策的妥協，而是把第一和第二種政策合併起來。我的建議是說我們既承認現有的社會

制度是不適當的，不合理的，我們就必須普遍一種社會改造的意識去預備一個更適當更合理的社會制度，在這個觀點之下，我們再來說青年會的基本貢獻是建立人格。否則，人格建設便成了一個沒有現實做歸宿的空洞的口號。人家會問我們要建立怎樣的人格，它的目的是什麼？一個人的人格是不能空空洞洞的養成的，它一定要根據一個更大的目標才行。

第二件是努力造成世界基督徒團體的集體行動。由分散的個人去爭社會的改變，是不會很有效力的。好的勢力一定要像惡的勢力一樣的組織起來。基督教是反個人主義的。它不但是一個社會改造的宗教，它的本身就是一個集團的表現。當我們跟從了耶穌以後，我們就成了一「基督的身體」的一部份。我們不只是社會裏面的個人，我們是對上帝和人都負了責任的人格。同在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旗幟之下，世界各大學的基督徒學生，都像小小的細胞一樣，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這些團體便是研究、靈修、社會實驗等等工作的基本單位。它們是一般在思想和生活裏期待世界大同的男女青年的結合。「教會」原不是一種血肉的關係，而是在上帝裏面的一種團契，「凡行我在天上的父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只有對於上帝的共同的忠心，能使我们得着經驗和能力，來促成一個衝破國家、種族、階級障礙的普世團契的實現。我們基督徒學生團體既是一個世界運動的單位，我們若（下接 D. 31 ★處起）